

满文的读音和转写法

清格尔泰

(内蒙古大学教授、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名誉理事长、内蒙古语言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、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清格尔泰先生为庆祝《满语研究》创刊十周年,特赐此大作。)

满文字母的读音,迄今有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。至于大量的具体词的读音,也就是说,文语和口语发音的关系,更是难以说清。现在研究这些问题,主要依据清代写下的《清文启蒙》这类的参考书和部分地区尚在使用的满语口语。可是清朝时期的参考书是以汉文写成,汉语与满语的语音差别较大,有些满语音以汉字表达不清楚。尚存的满语又受周围语言影响很大,也不一定能表达满语文语的基础语的面貌。在这种情况下,寻找另外一些途径,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资参考的资料,恐怕也是需要的。基于这种想法,笔者想从蒙文资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。

大家知道,满文和蒙文的关系,从来都很密切。满文在创制时基本上借用了蒙文。后来虽然增加一些符号,以便更好地表达满语的音,可是整个文字体系没有变动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1780年出版的《三合便览》以及后来的《满蒙汉三合语录》等资料,都是研究满文读音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因为蒙语比较保守,二百多年以来它的语音系统没有太大的变化,因此它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二百多年以前满文读音的大致情况。再加上满语和蒙语是在一个语系(阿尔泰语系)中的最接近的两种语言。它们之间,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上有许多共同点。这无疑是研究这两种语言方面尚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。

本文想利用满、蒙文互相注音的资料,并参考三家子屯满语口语资料和《清文启蒙》等书籍资料,对满文的读音及转写法作些探讨,并请方家指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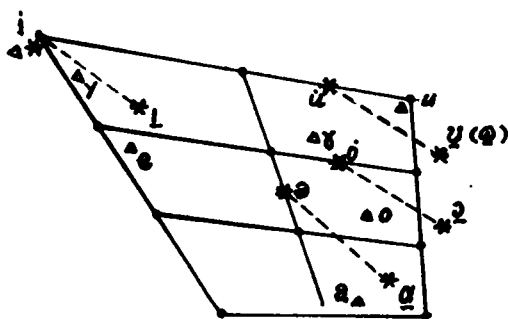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元音字母的读音和转写法

满文元音字母有六个,即 ᠠ 、 ᠡ 、 ᠢ 、 ᠣ 、 ᠤ 、 ᠥ 。其中前三个,满语研究者们一致转写为 a、e、i,并认为它们的读音为 [a][ə][i]。这和《清文启蒙》上的注音“阿、恶、衣”,蒙文书笈上的注音“ ᠠ 、 ᠡ 、 ᠢ ”都是一致的。有时 ᠠ 、 ᠡ 受 ᠢ (i) 的影响,在词中的读音,变为 [a]~[æ] 和 [ə]~[e],这在《清文启蒙》和三家屯满语中都有实例。这些现象作为一种音位变体是容易理解的,如 ᠠᠶᠢᠯᠠ 爱呀拉(酸奶)、 ᠰᠢᠳᠠᠨ 咳啍啍(将近)、 ᠳᠠᠳᠤ 得衣切稀(四十)、 ᠰᠢᠳᠤ 恶意切非啍切枯(玩耍)、 ᠲᠠᠯᠢᠨ tælkien(电)、 ᠵᠠᠷᠭᠢᠨ jærgien(真)、 ᠶᠢᠷᠢᠨ erin(时辰)、 ᠰᠡᠭᠡ seḡge(血)等。

满文元音字母中的后三个,即 α 、 α 、 α 一般转写为 o、u、ü,关于它们的读音,尤其是其中 α 的读音,迄今有些不同的看法。因此对它们的读音,需要作些比较详细的探讨。

分析元音的发音,一般从口腔开合度、舌头部位、嘴唇圆展方面来分析。满文的这几个字母都表示圆唇元音,而且是圆唇后元音。对这些一般没有分歧,那末剩下的就只是口腔开合度的问题了。这三个元音的口腔开合度究竟怎样呢?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,先看看国际音示元音图上所标汉语、蒙语的元音的情况:

国际音标图可以说是发音的理论上的标准图。各民族语言的发音习惯各有一些特点,他们的典型发音部位(单发的音,不包括受前后语音影响的变体),不一定和国际音标的“座标”完全一致。汉语的(北京语音)舌面元音中,除了[i]、[u]、[e]三个元音和国际音标的位置近似以



满语、蒙语元音舌位图①

外,其他[y]、[ɤ]、[o]、[a]四个元音和国际音标的位置都有一定的距离。(参见《国际音标发音自学教程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7年)蒙语因为有严格的元音和谐律起作用,元音的发音部位更有些特殊。蒙语的元音除了口腔开合、舌位前后、唇形圆展等条件外,还要加一个喉头紧张、舌根后缩与否的条件。因而它具有松紧对立(或称阴性、阳性对立)的四对八个基本元音。严格记音时,松性圆唇元音上边加一圆点,紧性圆唇元音下面划一小横。一般情况下省略这些符号。

那么满语的情况如何呢?我们首先从《清文启蒙》(代号A)和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(代号为B)看看以汉字注音的情况。

A	B
ᡤ	窝 鄂
ᡤ	屋 乌
ᡤ	窝 愕

A	B
ᡤ	挪 那
ᡤ	奴 奴
ᡤ	挪 诺

A	B
ᡤ	拨 波
ᡤ	不 补
ᡤ	拨 拨

A	B
ᡤ	梭 莎
ᡤ	苏 苏
ᡤ	梭 索

A	B
ᡤ	罗 罗
ᡤ	鲁 鲁
ᡤ	罗 络

A	B
ᡤ	摸 摩
ᡤ	模 穆
ᡤ	摸 莫

A	B
ᡤ	绰 绰
ᡤ	出 楚
ᡤ	绰 辍

A	B
ᡤ	拙 卓
ᡤ	朱 珠
ᡤ	拙 啄

在1730年出版的《清文启蒙》上,第四、第六元音用一个汉字标注,在1772年出版的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上,虽用了不同的汉字,但汉字的读音却是一个样的。这说明第四、第六元音发音相近,而有细微的差别。同时也说明,它们与第五元音的差别更大一些。汉字

① 图中△为北京语音,*为蒙语语音。为了简便起见,国际音标原图符号省略。

表达不了园唇元音细微差别的情况,在蒙语里也同样。现在的人名、地名上这类情况很多。就连用附加符号表达蒙语语音最准确的《元朝秘史》的汉字记音,在这方面也没有作到。

我们接着看看满文字母与蒙文字母互相注音的情况。下面主要看看把蒙文蒙语里的 𐠿[ɔ]、𐠿[ʊ]、𐠿[ɔ] (靠前一些的[ɔ])、𐠿[u] 四个园唇元音,以满文的三个园唇元音怎样标注的。(蒙文例词用宽式国际音标注音,满文用一般工具书上的转写符号)

(1) 蒙文的 𐠿[ɔ]——满文的 𐠿[ɔ]

𐠿[ɔ] [bɔɔɣan] (雨) —— 𐠿[ɔ] (borogan)

𐠿[ɔ] [mɔɣin] (马) —— 𐠿[ɔ] (morin)

𐠿[ɔ] [lɔŋxɔ] (瓶) —— 𐠿[ɔ] (longho)

𐠿[ɔ] [dʒɔtʃin] (客) —— 𐠿[ɔ] (jocin)

𐠿[ɔ] [mɔŋɣol] (蒙古) —— 𐠿[ɔ] (monggo)

𐠿[ɔ] [xɔɣin] (二十) —— 𐠿[ɔ] (horin)

(2) 蒙文的 𐠿[ʊ]——满文的 𐠿(ū) 与 𐠿(u)

𐠿[ʊ] [ɣɔɣban] (三) —— 𐠿[ʊ] (gurban)

𐠿[ʊ] [dʒirɣɣan] (六) —— 𐠿[ʊ] (jirgūgan)

𐠿[ʊ] [tusalaɣɣ] (助) —— 𐠿[ʊ] (tusalahū)

𐠿[ʊ] [usun] (水) —— 𐠿[ʊ] (usun)

𐠿[ʊ] [xabur] (春) —— 𐠿[ʊ] (habur)

𐠿[ʊ] [batu] (结实) —— 𐠿[ʊ] (batu)

(3) 蒙文的 𐠿[ɔ] ([ɔ])——满文的 𐠿(ū) 与 𐠿(u)

𐠿[ɔ] [ɔŋɣɔ] 颜色 —— 𐠿[ɔ] (ūngge)

𐠿[ɔ] [obasubən] 自己 —— 𐠿[ɔ] (ūbesuben)

𐠿[ɔ] [orluɣɔ] 早晨 —— 𐠿[ɔ] (ūrluge)

𐠿[ɔ] [xolusu] 汗水 —— 𐠿[ɔ] (kulusu)

𐠿[ɔ] (orgən) O 宽 —— 𐠿[ɔ] (urgen)

𐠿[ɔ] [olugtʃin] 母狗 —— 𐠿[ɔ] (ulugcin)

(4) 蒙文的 𐠿[u]——满文的 𐠿(u)

𐠿[u] [ugəi] (无) —— 𐠿[u] (ugei)

𐠿[u] [urə] (子嗣) —— 𐠿[u] (ure)

𐠿[u] [uxər] (牛) —— 𐠿[u] (uker)

ᠠᠮᠤᠰᠤᠮᠤᠢ[amuseumui](穿)——ᠠᠮᠤᠰᠤᠮᠤᠢ (emusumui)

ᠳᠵᠭᠤᠮᠤᠢ[dʒəgumui](佩带)——ᠵᠭᠤᠮᠤᠢ (jegumui)

ᠪᠤᠷᠢᠵᠡ[burij-e](号角)——ᠪᠤᠷᠢᠶᠡ (buriye)

从以上满、蒙文互相注音的资料看,在满语、蒙语同时盛行的二百多年以前,熟悉满、蒙两种语言的人,对满文字母读音的看法是怎样的呢?

第一,从(1)段材料看,满文 ᠣ(o)的读音为[ɔ]。因为所有蒙语的 ᠣ[ɔ],都无例外地以满文 ᠣ(o)来注音。

第二,从(4)段材料看,满文 ᠤ(u)的读音为[u]。因为所有蒙语的 ᠤ[u],也都无例外地以满文 ᠤ(u)来注音。

第三,从(2)段材料看,满文 ᠠ(ü)的读音似乎是[ɤ]~[u],而从(3)段材料看,满文 ᠠ(ü)的读音又似乎是[ɔ]~[u]。对其他民族语言来说,蒙语的[ɤ]和[ɔ],满语的 ᠠ(ü)都有一些特殊性。所以,对这些问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。

蒙语的阳性[ɤ],对没有元音和谐律的外族来说,听起来很像[u]。只有在[ɔ][x]等小舌辅音后,[ɤ]的后缩性质表现得明显一些。因而以满文注音时,把特点明显,舌位靠后一些,开口度大一些的[ɔ]、[x]辅音后的 ɤ,一律以 ᠠ(ü)来注音,其余的[ɤ]以 ᠤ(u)来注音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至于蒙语里另一个具有特点的靠前的[ɔ],外族人也常常把它与[u]混同起来。不但这样,蒙语的有些土语,如占内蒙蒙族人口很大一部分的科尔沁土语,一般也把[ɔ]与[u]混同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把明显的开口度大一些的[ɔ]以 ᠠ(ü)来注音,其余的[ɔ]以[u]来注音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就是说,第(2)、第(3)两段的情况,虽然有些复杂,但是把开口度大一些的[u],以 ᠠ(ü)来标注却是共同的结论。

我们再看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屯满语口语材料。1961年几位熟悉蒙语记音法的同志,以听到什么音就记什么音的方式记录了老人们所说的满语词。然后把记音材料分析整理的结果,与满语书面语中 ᠣ ᠤ ᠠ 三个圆唇元音对应的口语中的元音,大致如下:

满语书面语——满语口语

ᠣ (o) —— [ɔ]

ᠤ (u) —— [u]

ᠠ (ü) —— [ɤ] [ɔ] ([ɔ])

由于 ᠣ(o)、ᠤ(u)的情况已经比较明朗,下面主要看看满文 ᠠ(ü)在口语里的表现,以及口语里的[ɤ]、[ɔ]有没有其他来源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ᠭᠠᠰᠠᠨ 旗 ᠰᠢ᠋᠋᠋᠋᠋᠋ | ᠰᠠᠨᠢᠨ 思想 ᠰᠢ᠋᠋᠋᠋᠋᠋ |
| (2) ᠲᠠᠷᠰᠤᠨ 肥 ᠠᠵᠠᠳᠠᠪᠠᠰᠤᠨ | ᠠᠵᠠᠳᠠᠪᠠᠰᠤᠨ 贫穷 ᠠᠵᠠᠳᠠᠪᠠᠰᠤᠨ |
| (3) ᠶᠠᠨᠲᠠᠪᠠᠨ 酒杯 ᠶᠠᠨᠲᠠᠪᠠᠨ | ᠶᠠᠨᠲᠠᠪᠠᠨ 贼 ᠶᠠᠨᠲᠠᠪᠠᠨ |
| (4) ᠠᠶᠤᠰ 没有 ᠠᠶᠤᠰ | ᠠᠶᠤᠰ 左 ᠠᠶᠤᠰ |
| (5) ᠮᠠᠴᠠᠩ 族 ᠮᠠᠴᠠᠩ | ᠮᠠᠴᠠᠩ ~ ᠮᠠᠴᠠᠩ 井 ᠮᠠᠴᠠᠩ |
| (6) ᠣᠷᠨ 塑像 ᠣᠷᠨ | ᠣᠷᠨ 钻 ᠣᠷᠨ |

(7)orun~urun 刑罚 𐎣𐎶 orlume~urlume 拷打 𐎣𐎶𐎠𐎥

(8)bəu~bo' 房子 𐎡𐎣 buko 摔跤手 𐎡𐎣𐎠𐎥

(9)muko~mukuo 水 𐎡𐎣 su'vo 筋 𐎡𐎣𐎠𐎥

从上面例词看,𐎣、𐎣𐎶、𐎣𐎶𐎠𐎥的发音,在口语里一般表现为 qʊ、Gʊ、xʊ。有些 𐎣 在词中表现为 xʊ,如(2),个别 𐎣 表现为 qʊ,如(4),有些 𐎣 表现为 qʊ 等,如(5)。

至于书面语词首 𐎣,本来满语里很少见。仅有的一些词表现为[o]、([ō])。如(6)此外还可以遇到从 𐎣(u)前面的 𐎣(e)变来的[o],如(6)(7)。在词末的 𐎣(e)和 𐎣(u),如果前面音节有 u 类音,常常变为[o]音,如(8)(9)。

三家子屯满语中关于 𐎣 的情况,与《三合便览》中给蒙语注音的情况不谋而合。说“不谋”是因为在三家子屯进行记音的同志们当时并不了解《三合便览》中的注音,而是在后来惊奇地发现这种一致的。如果说这两者有些联系的话,那可能就是蒙语所具有的元音和谐律起了一些作用。蒙语因有元音和谐律,往往把元音分为:或是阳性,或是阴性。如果把这种因素去掉,𐎣 所表示的音,不是蒙语的[ʊ]和[o],而是国际音标图上一般的[ʊ]与[o]之间的元音了。

根据上述各节,包括汉字注音,满蒙文互相注音,部分地区满语记音材料,可以看到问题逐渐明朗化,并在引出一个共同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就是:𐎣(o)的典型音质为[o]。𐎣(u)的典型音质为[u]。𐎣 的音质,其大框框是在[o]与[u]之间,其小框框是在[o]与[ʊ]之间。为了简便起见,以[ω]或[ʊ]来标记,可能是适当的。

关于 𐎣 的转写法,现在看到的有:ū、ȳ、ô、û、ũ、uu 等。它的音质既然是[ʊ]或[ω],我们索性以 ʊ 来转写,岂不更好吗?不是比其他转写符号更合理更简便吗?

二、辅音字母的读音和转写法

满文辅音字母有 22 个(末包括括号中另外形式的写法),即:

𐎠、𐎡、𐎢、𐎣、𐎤、𐎥、𐎦、𐎧、𐎨、𐎩、𐎪、𐎫、𐎬、𐎭、𐎮、𐎯、𐎰、𐎱、𐎲、𐎳、𐎴、𐎵、𐎶、𐎷、𐎸、𐎹、𐎺、𐎻、𐎼、𐎽、𐎾、𐎿、𐏀、𐏁、𐏂、𐏃、𐏄、𐏅、𐏆、𐏇、𐏈、𐏉、𐏊、𐏋、𐏌、𐏍、𐏎、𐏏、𐏐、𐏑、𐏒、𐏓、𐏔、𐏕、𐏖、𐏗、𐏘、𐏙、𐏚、𐏛、𐏜、𐏝、𐏞、𐏟、𐏠、𐏡、𐏢、𐏣、𐏤、𐏥、𐏦、𐏧、𐏨、𐏩、𐏪、𐏫、𐏬、𐏭、𐏮、𐏯、𐏰、𐏱、𐏲、𐏳、𐏴、𐏵、𐏶、𐏷、𐏸、𐏹、𐏺、𐏻、𐏼、𐏽、𐏾、𐏿、𐐀、𐐁、𐐂、𐐃、𐐄、𐐅、𐐆、𐐇、𐐈、𐐉、𐐊、𐐋、𐐌、𐐍、𐐎、𐐏、𐐐、𐐑、𐐒、𐐓、𐐔、𐐕、𐐖、𐐗、𐐘、𐐙、𐐚、𐐛、𐐜、𐐝、𐐞、𐐟、𐐠、𐐡、𐐢、𐐣、𐐤、𐐥、𐐦、𐐧、𐐨、𐐩、𐐪、𐐫、𐐬、𐐭、𐐮、𐐯、𐐰、𐐱、𐐲、𐐳、𐐴、𐐵、𐐶、𐐷、𐐸、𐐹、𐐺、𐐻、𐐼、𐐽、𐐾、𐐿、𐑀、𐑁、𐑂、𐑃、𐑄、𐑅、𐑆、𐑇、𐑈、𐑉、𐑊、𐑋、𐑌、𐑍、𐑎、𐑏、𐑐、𐑑、𐑒、𐑓、𐑔、𐑕、𐑖、𐑗、𐑘、𐑙、𐑚、𐑛、𐑜、𐑝、𐑞、𐑟、𐑠、𐑡、𐑢、𐑣、𐑤、𐑥、𐑦、𐑧、𐑨、𐑩、𐑪、𐑫、𐑬、𐑭、𐑮、𐑯、𐑰、𐑱、𐑲、𐑳、𐑴、𐑵、𐑶、𐑷、𐑸、𐑹、𐑺、𐑻、𐑼、𐑽、𐑾、𐑿、𐒀、𐒁、𐒂、𐒃、𐒄、𐒅、𐒆、𐒇、𐒈、𐒉、𐒊、𐒋、𐒌、𐒍、𐒎、𐒏、𐒐、𐒑、𐒒、𐒓、𐒔、𐒕、𐒖、𐒗、𐒘、𐒙、𐒚、𐒛、𐒜、𐒝、𐒞、𐒟、𐒠、𐒡、𐒢、𐒣、𐒤、𐒥、𐒦、𐒧、𐒨、𐒩、𐒪、𐒫、𐒬、𐒭、𐒮、𐒯、𐒰、𐒱、𐒲、𐒳、𐒴、𐒵、𐒶、𐒷、𐒸、𐒹、𐒺、𐒻、𐒼、𐒽、𐒾、𐒿、𐓀、𐓁、𐓂、𐓃、𐓄、𐓅、𐓆、𐓇、𐓈、𐓉、𐓊、𐓋、𐓌、𐓍、𐓎、𐓏、𐓐、𐓑、𐓒、𐓓、𐓔、𐓕、𐓖、𐓗、𐓘、𐓙、𐓚、𐓛、𐓜、𐓝、𐓞、𐓟、𐓠、𐓡、𐓢、𐓣、𐓤、𐓥、𐓦、𐓧、𐓨、𐓩、𐓪、𐓫、𐓬、𐓭、𐓮、𐓯、𐓰、𐓱、𐓲、𐓳、𐓴、𐓵、𐓶、𐓷、𐓸、𐓹、𐓺、𐓻、𐓼、𐓽、𐓾、𐓿、𐔀、𐔁、𐔂、𐔃、𐔄、𐔅、𐔆、𐔇、𐔈、𐔉、𐔊、𐔋、𐔌、𐔍、𐔎、𐔏、𐔐、𐔑、𐔒、𐔓、𐔔、𐔕、𐔖、𐔗、𐔘、𐔙、𐔚、𐔛、𐔜、𐔝、𐔞、𐔟、𐔠、𐔡、𐔢、𐔣、𐔤、𐔥、𐔦、𐔧、𐔨、𐔩、𐔪、𐔫、𐔬、𐔭、𐔮、𐔯、𐔰、𐔱、𐔲、𐔳、𐔴、𐔵、𐔶、𐔷、𐔸、𐔹、𐔺、𐔻、𐔼、𐔽、𐔾、𐔿、𐕀、𐕁、𐕂、𐕃、𐕄、𐕅、𐕆、𐕇、𐕈、𐕉、𐕊、𐕋、𐕌、𐕍、𐕎、𐕏、𐕐、𐕑、𐕒、𐕓、𐕔、𐕕、𐕖、𐕗、𐕘、𐕙、𐕚、𐕛、𐕜、𐕝、𐕞、𐕟、𐕠、𐕡、𐕢、𐕣、𐕤、𐕥、𐕦、𐕧、𐕨、𐕩、𐕪、𐕫、𐕬、𐕭、𐕮、𐕯、𐕰、𐕱、𐕲、𐕳、𐕴、𐕵、𐕶、𐕷、𐕸、𐕹、𐕺、𐕻、𐕼、𐕽、𐕾、𐕿、𐖀、𐖁、𐖂、𐖃、𐖄、𐖅、𐖆、𐖇、𐖈、𐖉、𐖊、𐖋、𐖌、𐖍、𐖎、𐖏、𐖐、𐖑、𐖒、𐖓、𐖔、𐖕、𐖖、𐖗、𐖘、𐖙、𐖚、𐖛、𐖜、𐖝、𐖞、𐖟、𐖠、𐖡、𐖢、𐖣、𐖤、𐖥、𐖦、𐖧、𐖨、𐖩、𐖪、𐖫、𐖬、𐖭、𐖮、𐖯、𐖰、𐖱、𐖲、𐖳、𐖴、𐖵、𐖶、𐖷、𐖸、𐖹、𐖺、𐖻、𐖼、𐖽、𐖾、𐖿、𐗀、𐗁、𐗂、𐗃、𐗄、𐗅、𐗆、𐗇、𐗈、𐗉、𐗊、𐗋、𐗌、𐗍、𐗎、𐗏、𐗐、𐗑、𐗒、𐗓、𐗔、𐗕、𐗖、𐗗、𐗘、𐗙、𐗚、𐗛、𐗜、𐗝、𐗞、𐗟、𐗠、𐗡、𐗢、𐗣、𐗤、𐗥、𐗦、𐗧、𐗨、𐗩、𐗪、𐗫、𐗬、𐗭、𐗮、𐗯、𐗰、𐗱、𐗲、𐗳、𐗴、𐗵、𐗶、𐗷、𐗸、𐗹、𐗺、𐗻、𐗼、𐗽、𐗾、𐗿、𐘀、𐘁、𐘂、𐘃、𐘄、𐘅、𐘆、𐘇、𐘈、𐘉、𐘊、𐘋、𐘌、𐘍、𐘎、𐘏、𐘐、𐘑、𐘒、𐘓、𐘔、𐘕、𐘖、𐘗、𐘘、𐘙、𐘚、𐘛、𐘜、𐘝、𐘞、𐘟、𐘠、𐘡、𐘢、𐘣、𐘤、𐘥、𐘦、𐘧、𐘨、𐘩、𐘪、𐘫、𐘬、𐘭、𐘮、𐘯、𐘰、𐘱、𐘲、𐘳、𐘴、𐘵、𐘶、𐘷、𐘸、𐘹、𐘺、𐘻、𐘼、𐘽、𐘾、𐘿、𐙀、𐙁、𐙂、𐙃、𐙄、𐙅、𐙆、𐙇、𐙈、𐙉、𐙊、𐙋、𐙌、𐙍、𐙎、𐙏、𐙐、𐙑、𐙒、𐙓、𐙔、𐙕、𐙖、𐙗、𐙘、𐙙、𐙚、𐙛、𐙜、𐙝、𐙞、𐙟、𐙠、𐙡、𐙢、𐙣、𐙤、𐙥、𐙦、𐙧、𐙨、𐙩、𐙪、𐙫、𐙬、𐙭、𐙮、𐙯、𐙰、𐙱、𐙲、𐙳、𐙴、𐙵、𐙶、𐙷、𐙸、𐙹、𐙺、𐙻、𐙼、𐙽、𐙾、𐙿、𐚀、𐚁、𐚂、𐚃、𐚄、𐚅、𐚆、𐚇、𐚈、𐚉、𐚊、𐚋、𐚌、𐚍、𐚎、𐚏、𐚐、𐚑、𐚒、𐚓、𐚔、𐚕、𐚖、𐚗、𐚘、𐚙、𐚚、𐚛、𐚜、𐚝、𐚞、𐚟、𐚠、𐚡、𐚢、𐚣、𐚤、𐚥、𐚦、𐚧、𐚨、𐚩、𐚪、𐚫、𐚬、𐚭、𐚮、𐚯、𐚰、𐚱、𐚲、𐚳、𐚴、𐚵、𐚶、𐚷、𐚸、𐚹、𐚺、𐚻、𐚼、𐚽、𐚾、𐚿、𐛀、𐛁、𐛂、𐛃、𐛄、𐛅、𐛆、𐛇、𐛈、𐛉、𐛊、𐛋、𐛌、𐛍、𐛎、𐛏、𐛐、𐛑、𐛒、𐛓、𐛔、𐛕、𐛖、𐛗、𐛘、𐛙、𐛚、𐛛、𐛜、𐛝、𐛞、𐛟、𐛠、𐛡、𐛢、𐛣、𐛤、𐛥、𐛦、𐛧、𐛨、𐛩、𐛪、𐛫、𐛬、𐛭、𐛮、𐛯、𐛰、𐛱、𐛲、𐛳、𐛴、𐛵、𐛶、𐛷、𐛸、𐛹、𐛺、𐛻、𐛼、𐛽、𐛾、𐛿、𐜀、𐜁、𐜂、𐜃、𐜄、𐜅、𐜆、𐜇、𐜈、𐜉、𐜊、𐜋、𐜌、𐜍、𐜎、𐜏、𐜐、𐜑、𐜒、𐜓、𐜔、𐜕、𐜖、𐜗、𐜘、𐜙、𐜚、𐜛、𐜜、𐜝、𐜞、𐜟、𐜠、𐜡、𐜢、𐜣、𐜤、𐜥、𐜦、𐜧、𐜨、𐜩、𐜪、𐜫、𐜬、𐜭、𐜮、𐜯、𐜰、𐜱、𐜲、𐜳、𐜴、𐜵、𐜶、𐜷、𐜸、𐜹、𐜺、𐜻、𐜼、𐜽、𐜾、𐜿、𐝀、𐝁、𐝂、𐝃、𐝄、𐝅、𐝆、𐝇、𐝈、𐝉、𐝊、𐝋、𐝌、𐝍、𐝎、𐝏、𐝐、𐝑、𐝒、𐝓、𐝔、𐝕、𐝖、𐝗、𐝘、𐝙、𐝚、𐝛、𐝜、𐝝、𐝞、𐝟、𐝠、𐝡、𐝢、𐝣、𐝤、𐝥、𐝦、𐝧、𐝨、𐝩、𐝪、𐝫、𐝬、𐝭、𐝮、𐝯、𐝰、𐝱、𐝲、𐝳、𐝴、𐝵、𐝶、𐝷、𐝸、𐝹、𐝺、𐝻、𐝼、𐝽、𐝾、𐝿、𐞀、𐞁、𐞂、𐞃、𐞄、𐞅、𐞆、𐞇、𐞈、𐞉、𐞊、𐞋、𐞌、𐞍、𐞎、𐞏、𐞐、𐞑、𐞒、𐞓、𐞔、𐞕、𐞖、𐞗、𐞘、𐞙、𐞚、𐞛、𐞜、𐞝、𐞞、𐞟、𐞠、𐞡、𐞢、𐞣、𐞤、𐞥、𐞦、𐞧、𐞨、𐞩、𐞪、𐞫、𐞬、𐞭、𐞮、𐞯、𐞰、𐞱、𐞲、𐞳、𐞴、𐞵、𐞶、𐞷、𐞸、𐞹、𐞺、𐞻、𐞼、𐞽、𐞾、𐞿、𐟀、𐟁、𐟂、𐟃、𐟄、𐟅、𐟆、𐟇、𐟈、𐟉、𐟊、𐟋、𐟌、𐟍、𐟎、𐟏、𐟐、𐟑、𐟒、𐟓、𐟔、𐟕、𐟖、𐟗、𐟘、𐟙、𐟚、𐟛、𐟜、𐟝、𐟞、𐟟、𐟠、𐟡、𐟢、𐟣、𐟤、𐟥、𐟦、𐟧、𐟨、𐟩、𐟪、𐟫、𐟬、𐟭、𐟮、𐟯、𐟰、𐟱、𐟲、𐟳、𐟴、𐟵、𐟶、𐟷、𐟸、𐟹、𐟺、𐟻、𐟼、𐟽、𐟾、𐟿、𐠀、𐠁、𐠂、𐠃、𐠄、𐠅、𐠆、𐠇、𐠈、𐠉、𐠊、𐠋、𐠌、𐠍、𐠎、𐠏、𐠐、𐠑、𐠒、𐠓、𐠔、𐠕、𐠖、𐠗、𐠘、𐠙、𐠚、𐠛、𐠜、𐠝、𐠞、𐠟、𐠠、𐠡、𐠢、𐠣、𐠤、𐠥、𐠦、𐠧、𐠨、𐠩、𐠪、𐠫、𐠬、𐠭、𐠮、𐠯、𐠰、𐠱、𐠲、𐠳、𐠴、𐠵、𐠶、𐠷、𐠸、𐠹、𐠺、𐠻、𐠼、𐠽、𐠾、𐠿、𐡀、𐡁、𐡂、𐡃、𐡄、𐡅、𐡆、𐡇、𐡈、𐡉、𐡊、𐡋、𐡌、𐡍、𐡎、𐡏、𐡐、𐡑、𐡒、𐡓、𐡔、𐡕、𐡖、𐡗、𐡘、𐡙、𐡚、𐡛、𐡜、𐡝、𐡞、𐡟、𐡠、𐡡、𐡢、𐡣、𐡤、𐡥、𐡦、𐡧、𐡨、𐡩、𐡪、𐡫、𐡬、𐡭、𐡮、𐡯、𐡰、𐡱、𐡲、𐡳、𐡴、𐡵、𐡶、𐡷、𐡸、𐡹、𐡺、𐡻、𐡼、𐡽、𐡾、𐡿、𐢀、𐢁、𐢂、𐢃、𐢄、𐢅、𐢆、𐢇、𐢈、𐢉、𐢊、𐢋、𐢌、𐢍、𐢎、𐢏、𐢐、𐢑、𐢒、𐢓、𐢔、𐢕、𐢖、𐢗、𐢘、𐢙、𐢚、𐢛、𐢜、𐢝、𐢞、𐢟、𐢠、𐢡、𐢢、𐢣、𐢤、𐢥、𐢦、𐢧、𐢨、𐢩、𐢪、𐢫、𐢬、𐢭、𐢮、𐢯、𐢰、𐢱、𐢲、𐢳、𐢴、𐢵、𐢶、𐢷、𐢸、𐢹、𐢺、𐢻、𐢼、𐢽、𐢾、𐢿、𐣀、𐣁、𐣂、𐣃、𐣄、𐣅、𐣆、𐣇、𐣈、𐣉、𐣊、𐣋、𐣌、𐣍、𐣎、𐣏、𐣐、𐣑、𐣒、𐣓、𐣔、𐣕、𐣖、𐣗、𐣘、𐣙、𐣚、𐣛、𐣜、𐣝、𐣞、𐣟、𐣠、𐣡、𐣢、𐣣、𐣤、𐣥、𐣦、𐣧、𐣨、𐣩、𐣪、𐣫、𐣬、𐣭、𐣮、𐣯、𐣰、𐣱、𐣲、𐣳、𐣴、𐣵、𐣶、𐣷、𐣸、𐣹、𐣺、𐣻、𐣼、𐣽、𐣾、𐣿、𐤀、𐤁、𐤂、𐤃、𐤄、𐤅、𐤆、𐤇、𐤈、𐤉、𐤊、𐤋、𐤌、𐤍、𐤎、𐤏、𐤐、𐤑、𐤒、𐤓、𐤔、𐤕、𐤖、𐤗、𐤘、𐤙、𐤚、𐤛、𐤜、𐤝、𐤞、𐤟、𐤠、𐤡、𐤢、𐤣、𐤤、𐤥、𐤦、𐤧、𐤨、𐤩、𐤪、𐤫、𐤬、𐤭、𐤮、𐤯、𐤰、𐤱、𐤲、𐤳、𐤴、𐤵、𐤶、𐤷、𐤸、𐤹、𐤺、𐤻、𐤼、𐤽、𐤾、𐤿、𐥀、𐥁、𐥂、𐥃、𐥄、𐥅、𐥆、𐥇、𐥈、𐥉、𐥊、𐥋、𐥌、𐥍、𐥎、𐥏、𐥐、𐥑、𐥒、𐥓、𐥔、𐥕、𐥖、𐥗、𐥘、𐥙、𐥚、𐥛、𐥜、𐥝、𐥞、𐥟、𐥠、𐥡、𐥢、𐥣、𐥤、𐥥、𐥦、𐥧、𐥨、𐥩、𐥪、𐥫、𐥬、𐥭、𐥮、𐥯、𐥰、𐥱、𐥲、𐥳、𐥴、𐥵、𐥶、𐥷、𐥸、𐥹、𐥺、𐥻、𐥼、𐥽、𐥾、𐥿、𐦀、𐦁、𐦂、𐦃、𐦄、𐦅、𐦆、𐦇、𐦈、𐦉、𐦊、𐦋、𐦌、𐦍、𐦎、𐦏、𐦐、𐦑、𐦒、𐦓、𐦔、𐦕、𐦖、𐦗、𐦘、𐦙、𐦚、𐦛、𐦜、𐦝、𐦞、𐦟、𐦠、𐦡、𐦢、𐦣、𐦤、𐦥、𐦦、𐦧、𐦨、𐦩、𐦪、𐦫、𐦬、𐦭、𐦮、𐦯、𐦰、𐦱、𐦲、𐦳、𐦴、𐦵、𐦶、𐦷、𐦸、𐦹、𐦺、𐦻、𐦼、𐦽、𐦾、𐦿、𐧀、𐧁、𐧂、𐧃、𐧄、𐧅、𐧆、𐧇、𐧈、𐧉、𐧊、𐧋、𐧌、𐧍、𐧎、𐧏、𐧐、𐧑、𐧒、𐧓、𐧔、𐧕、𐧖、𐧗、𐧘、𐧙、𐧚、𐧛、𐧜、𐧝、𐧞、𐧟、𐧠、𐧡、𐧢、𐧣、𐧤、𐧥、𐧦、𐧧、𐧨、𐧩、𐧪、𐧫、𐧬、𐧭、𐧮、𐧯、𐧰、𐧱、𐧲、𐧳、𐧴、𐧵、𐧶、𐧷、𐧸、𐧹、𐧺、𐧻、𐧼、𐧽、𐧾、𐧿、𐨀、𐨁、𐨂、𐨃、𐨄、𐨅、𐨆、𐨇、𐨈、𐨉、𐨊、𐨋、𐨌、𐨍、𐨎、𐨏、𐨐、𐨑、𐨒、𐨓、𐨔、𐨕、𐨖、𐨗、𐨘、𐨙、𐨚、𐨛、𐨜、𐨝、𐨞、𐨟、𐨠、𐨡、𐨢、𐨣、𐨤、𐨥、𐨦、𐨧、𐨨、𐨩、𐨪、𐨫、𐨬、𐨭、𐨮、𐨯、𐨰、𐨱、𐨲、𐨳、𐨴、𐨵、𐨶、𐨷、𐨸、𐨹、𐨺、𐨻、𐨼、𐨽、𐨾、𐨿、𐩀、𐩁、𐩂、𐩃、𐩄、𐩅、𐩆、𐩇、𐩈、𐩉、𐩊、𐩋、𐩌、𐩍、𐩎、𐩏、𐩐、𐩑、𐩒、𐩓、𐩔、𐩕、𐩖、𐩗、𐩘、𐩙、𐩚、𐩛、𐩜、𐩝、𐩞、𐩟、𐩠、𐩡、𐩢、𐩣、𐩤、𐩥、𐩦、𐩧、𐩨、𐩩、𐩪、𐩫、𐩬、𐩭、𐩮、𐩯、𐩰、𐩱、𐩲、𐩳、𐩴、𐩵、𐩶、𐩷、𐩸、𐩹、𐩺、𐩻、𐩼、𐩽、𐩾、𐩿、𐪀、𐪁、𐪂、𐪃、𐪄、𐪅、𐪆、𐪇、𐪈、𐪉、𐪊、𐪋、𐪌、𐪍、𐪎、𐪏、𐪐、𐪑、𐪒、𐪓、𐪔、𐪕、𐪖、𐪗、𐪘、𐪙、𐪚、𐪛、𐪜、𐪝、𐪞、𐪟、𐪠、𐪡、𐪢、𐪣、𐪤、𐪥、𐪦、𐪧、𐪨、𐪩、𐪪、𐪫、𐪬、𐪭、𐪮、𐪯、𐪰、𐪱、𐪲、𐪳、𐪴、𐪵、𐪶、𐪷、𐪸、𐪹、𐪺、𐪻、𐪼、𐪽、𐪾、𐪿、𐫀、𐫁、𐫂、𐫃、𐫄、𐫅、𐫆、𐫇、𐫈、𐫉、𐫊、𐫋、𐫌、𐫍、𐫎、𐫏、𐫐、𐫑、𐫒、𐫓、𐫔、𐫕、𐫖、𐫗、𐫘、𐫙、𐫚、𐫛、𐫜、𐫝、𐫞、𐫟、𐫠、𐫡、𐫢、𐫣、𐫤、𐫥、𐫦、𐫧、𐫨、𐫩、𐫪、𐫫、𐫬、𐫭、𐫮、𐫯、𐫰、𐫱、𐫲、𐫳、𐫴、𐫵、𐫶、𐫷、𐫸、𐫹、𐫺、𐫻、𐫼、𐫽、𐫾、𐫿、𐬀、𐬁、𐬂、𐬃、𐬄、𐬅、𐬆、𐬇、𐬈、𐬉、𐬊、𐬋、𐬌、𐬍、𐬎、𐬏、𐬐、𐬑、𐬒、𐬓、𐬔、𐬕、𐬖、𐬗、𐬘、𐬙、𐬚、𐬛、𐬜、𐬝、𐬞、𐬟、𐬠、𐬡、𐬢、𐬣、𐬤、𐬥、𐬦、𐬧、𐬨、𐬩、𐬪、𐬫、𐬬、𐬭、𐬮、𐬯、𐬰、𐬱、𐬲、𐬳、𐬴、𐬵、𐬶、𐬷、𐬸、𐬹、𐬺、𐬻、𐬼、𐬽、𐬾、𐬿、𐭀、𐭁、𐭂、𐭃、𐭄、𐭅、𐭆、𐭇、𐭈、𐭉、𐭊、𐭋、𐭌、𐭍、𐭎、𐭏、𐭐、𐭑、𐭒、𐭓、𐭔、𐭕、𐭖、𐭗、𐭘、𐭙、𐭚、𐭛、𐭜、𐭝、𐭞、𐭟、𐭠、𐭡、𐭢、𐭣、𐭤、𐭥、𐭦、𐭧、𐭨、𐭩、𐭪、𐭫、𐭬、𐭭、𐭮、𐭯、𐭰、𐭱、𐭲、𐭳、𐭴、𐭵、𐭶、𐭷、𐭸、𐭹、𐭺、𐭻、𐭼、𐭽、𐭾、𐭿、𐮀、𐮁、𐮂、𐮃、𐮄、𐮅、𐮆、𐮇、𐮈、𐮉、𐮊、𐮋、𐮌、𐮍、𐮎、𐮏、𐮐、𐮑、𐮒、𐮓、𐮔、𐮕、𐮖、𐮗、𐮘、𐮙、𐮚、𐮛、𐮜、𐮝、𐮞、𐮟、𐮠、𐮡、𐮢、𐮣、𐮤、𐮥、𐮦、𐮧、𐮨、𐮩、𐮪、𐮫、𐮬、𐮭、𐮮、𐮯、𐮰、𐮱、𐮲、𐮳、𐮴、𐮵、𐮶、𐮷、𐮸、𐮹、𐮺、𐮻、𐮼、𐮽、𐮾、𐮿、𐯀、𐯁、𐯂、𐯃、𐯄、𐯅、𐯆、𐯇、𐯈、𐯉、𐯊、𐯋、𐯌、𐯍、𐯎、𐯏、𐯐、𐯑、𐯒、𐯓、𐯔、𐯕、𐯖、𐯗、𐯘、𐯙、𐯚、𐯛、𐯜、𐯝、𐯞、𐯟、𐯠、𐯡、𐯢、𐯣、𐯤、𐯥、𐯦、𐯧、𐯨、𐯩、𐯪、𐯫、𐯬、𐯭、𐯮、𐯯、𐯰、𐯱、𐯲、𐯳、𐯴、𐯵、𐯶、𐯷、𐯸、𐯹、𐯺、𐯻、𐯼、𐯽、𐯾、𐯿、𐰀、𐰁、𐰂、𐰃、𐰄、𐰅、𐰆、𐰇、𐰈、𐰉、𐰊、𐰋、𐰌、𐰍、𐰎、𐰏、𐰐、𐰑、𐰒、𐰓、𐰔、𐰕、𐰖、𐰗、𐰘、𐰙、𐰚、𐰛、𐰜、𐰝、𐰞、𐰟、𐰠、𐰡、𐰢、𐰣、𐰤、𐰥、𐰦、𐰧、𐰨、𐰩、𐰪、𐰫、𐰬、𐰭、𐰮、𐰯、𐰰、𐰱、𐰲、𐰳、𐰴、𐰵、𐰶、𐰷、𐰸、𐰹、𐰺、𐰻、𐰼、𐰽、𐰾、𐰿、𐱀、𐱁、𐱂、𐱃、𐱄、𐱅、𐱆、𐱇、𐱈、𐱉、𐱊、𐱋、𐱌、𐱍、𐱎、𐱏、𐱐、𐱑、𐱒、𐱓、𐱔、𐱕、𐱖、𐱗、𐱘、𐱙、𐱚、𐱛、𐱜、𐱝、𐱞、𐱟、𐱠、𐱡、𐱢、𐱣、𐱤、𐱥、𐱦、𐱧、𐱨、𐱩、𐱪、𐱫、𐱬、𐱭、𐱮、𐱯、𐱰、𐱱、𐱲、𐱳、𐱴、𐱵、𐱶、𐱷、𐱸、𐱹、𐱺、𐱻、

(一)关于 ㄱ ㄲ ㅋ 一类字母

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在这类辅音上都分前后两个系列。也可叫作舌面音系列和小舌音系列。它们的写法都不一样。这对有关语言的书面语的正音正字都具有重要意义。满文也继承了这个传统。从三家屯满语情况看,它也有活的语言的实际根据。从本族语言看,有前后两个系列的音节:

后列: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

前列: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

但是遇到表达汉语借词的这类辅音时,产生一些难题。以卡(ka)、嘎(ga)、哈(ha)为例,以前列辅音表达吧,前列辅音不能与 a 类元音拼写;以后列辅音表达吧,语音方面要走样子。满文很讲究语音的准确性。可能由于这个原因,满文字母表上增加了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六个音节字。这都是与 a、o 元音拼写的,至于与 e、i、u 拼的音节,可与满文原有的音节字通用。所以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等九个音节字,既可以算是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的一行,又可以算是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的一行。可能这也是把借词的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写在第一字头中间,而且把这类音节的排列,以违反 a、e、i、o、u、v 的常规排列法排列的原因吧。

这样一来,满文字头上形成的格局是:后列的 ㄱ、ㄱ、ㄱ 辅音,在园唇元音方面只与第四、第六元音拼写,前列的 ㄱ、ㄱ、ㄱ 辅音和借词的 ㄱ、ㄱ、ㄱ 辅音,在园唇元音方面只分别与第五和第四元音拼写。可是如果遇到前列的或借词的 k、g、h 等辅音需要与类似第六元音拼写的情况的话,应该怎么办呢?“呼和浩特”一词中的“呼和”这个部分的拼写就属于这种情况。“呼和”这二字的音,内蒙古地区叫[xóxə],内蒙最西部、青海、新疆地区的蒙族叫[xóke]。满文字头里没有相当的音。于是就出现了《清文启蒙》、《三合便览》等书笈的字母表上没有的“ㄱ”这种写法。这可能就是词书上出现少数带有 ㄱ ㄱ 音节的词的原因。ㄱㄱ(kúke)一词的另一写法 ㄱㄱ(huhe)可能是受内蒙东部地区影响的写法。内蒙东部地区叫[xuxə]。

关于 ㄱ ㄱ ㄱ 和 ㄱ ㄱ ㄱ 辅音的转写法大致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办法是分别用 q、g、x 和 k、g、x 来表示。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发音与字形一致,字形与转写符号的关系是一对一。从字形到转写形式、或从转写形式还原到原字形都很直接,简便易行。第二种办法是不分后列、前列,一律用 k、g、h 来转写。它的好处是少用三个转写符号。但从转写形式还原成原字形时遇到一些问题。为此需要制定还原规则。如:

(1)用 k、g、h 来转写的满文字母,其下面元音为 a、o、v 时,还原为 ㄱ ㄱ ㄱ,其下面元音为 e、i、u 时,可还原为 ㄱ ㄱ ㄱ。

(2)k、g、h 下面的元音为 v 时,会出现不能区别的情况。不能区别的词中,有 ㄱ ㄱ 的仅有少数。把少数记住后,其余就是 ㄱ ㄱ 类。

(3)在音节末出现的 k 字母,其前面的元音为 a、i、o、u、v 时,k 可以还原为 ㄱ 或 ㄱ,但在 ㄱ(ku)、ㄱ(gu)、ㄱ(hu)、ㄱ(hv)后边则出现 ㄱ 或 ㄱ。音节末 k 字母前的元音为 e 时,可还原为 ㄱ 或 ㄱ,但在 ㄱ(te)后边则出现 ㄱ 或 ㄱ。

转写字母既不同于严格记音的国际音标,又不同于具有正字法的正式文字。它是为既定的正式文字服务的。它和文字的关系最好是简单明了,简便易行,直接了当。如果从这

些方面考虑,显然第一种办法优点较多。

最后,音节末的 η 与 η' 究竟应怎样读,也有值得一提的地方。 η 与 η' 究竟是 η 的变体,还是 η 的变体?为什么既不写成 π 与 η' ,又不写成 π 与 η' ,而与蒙文的 σ 写成一样呢?是为了避免字形的误解吗?那么为什么把蒙文的 σ 字头(音节末有 σ 辅音的音节)也一律以满文的 η' (aq)字头来标注呢?满文中以 η 与 η' 结尾的音节在三家屯满语里多数表现为 σ 音,也值得注意。如:

η' [aɔdun] 结实, η' [bɔɔsɔn] 门坎儿,

η' [saɔda] 老人, η' [ɔɔtɔ] 药,

η' [uktɕame] 脱开, η' [dɔkɕɔn] 暴虐

这也许说明 η' (aq)字头(音节末有 q 辅音的音节),根据语音环境可变读为 q 或 σ 音;不过考虑到迄今的习惯以及汉字标注的“珂”、“克”等情况,本文只提出这个问题,具体字母的转写及读音,仍维持原状。

(二)关于 η η' η'' 等辅音

η η' η'' 等字母的转写符号为 j 、 c 、 ξ ,其读音根据后面元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,如:

η (ja)[dʒa], η' (je)[dʒə], η'' (ji)[dʒi], η (jo)[dʒo]……

η' (ca)[tʃa], η'' (ce)[tʃə], η (ci)[tʃi], η (co)[tʃo]……

关于这些辅音的转写法和读音,研究者们看法比较一致。所以,作为实践问题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了。但是作为学术问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这些辅音在满语里从来就是这样吗?甚至也可以问,汉文书笈上标注的音当时是否可靠?这样问题的提出,既和满语的历史有关,又和满文蒙文互相注音的情况以及三家子屯口语情况有关。

从满文蒙文互相注音的情况看,蒙文的 η η' 等字母完全以满文的 η η' η'' 等字母来注音的,而蒙文的 η η' 等字表示的是 $dʒ$ 、 $tʃ$ 、 ξ 等舌叶音。如:

η [dʒagɔr-a] 顷刻—— η

η [dʒəɣuxu] 佩带—— η (蒙语 $x \sim k$)

η [andʒisɔ] 犁—— η

η [butʃə] 带子—— η

η [tʃuxurəbə] 心灰了—— η

η [tʃixula] 重要—— η

η [ʃatɔ] 梯子—— η

η [ʃɔbtɔramɔi] 拔丝—— η

另一方面,从以汉字音译蒙语的情况看,蒙语的 $dʒ$ 、 $tʃ$ 、 ξ ,除在 i 元音前的变成 $dʒ$ 、 $tʃ$ 、 ξ 外,在 a 、 e 、 o 、 u 等元音前的都变成 $dʒ$ 、 $tʃ$ 、 ξ 等音。如:昭乌达盟、卓索图盟、朝鲁(人名)、查干(人名)、沙格达尔(人名)、其木格(人名)、吉木斯(人名)等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,蒙语中

的 d_3 、 t_1 、 f 是指一般情况而言,内蒙的一些边缘地区,尤其是东南部地区,这些音正在分化为 $d_3 \sim dz$ 、 $t_3 \sim t_6$ 、 $f \sim c$ 。

从三家屯满语情况看,大致可以说,在 i 元音前出现 dz、tc、c,在其他元音前出现 dz、ts、s。但是也有本应出现 dz、ts、s 的地方,出现 dz、tc、c 的现象。如: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𠃊 (容易) | ja——[dʒaʼ] |
| (2) 𠃊𠃊 (来) | jimbi——[dʒiʼ me] |
| (3) 𠃊𠃊 (因为) | jalin——[dʒælin] |
| (4) 𠃊𠃊 (鸡) | coqo——[tʃoʼ kə] |
| (5) 𠃊𠃊 (脸) | cira——[tʃira] |
| (6) 𠃊𠃊 (仓, 井盘架) | caxin——[tʃegien] |
| (7) 𠃊𠃊 (深) | šumin——[ʃuʼ min] |
| (8) 𠃊𠃊 (前额) | šenggin——[ʃɛŋŋən] |

上例中(1)、(4)、(7)按一般规律出现了 dz, ts, s 。(2)、(5)按一般规律出现了 $dz, t\phi$ 。可是(3)、(6)、(8)本应出现 dz, ts, s , 实际却出现了 $dz, t\phi, \phi$ 。

从上述种种情况看, ɣ ɥ 等辅音, 原本也可能是舌叶音 d_3 、 t_3 、 j 等音。后来受汉语影响分别分化为卷舌音 d_3 、 t_3 、 s 和舌面音 d_3 、 t_3 、 c 等音。在分化过程中, 一部分本应转入卷舌音的音节, 由于受前后 i 元音的影响, 流入到舌面音部分中。

至于原来的 $\text{ʃ}(\text{ši})$ 音节,与 $\text{ʃ}(\text{si})$ 音节一样,由早期的 $\text{j}i$ 音节,变为后来 ci 音节,并合流到 s 行。现在写在 š 行的 $\text{ʃ}(\text{ši})[\text{s}l]$ 音节,实际上主要用在借词里。

(三)关于 q, q 及其排列法

以 ㄱ ㄴ 辅音为首的音节字，在满文字头里的排列法，与其他 ㅅ(n), ㅈ(b), ㅊ(l), ㅌ(m) 等不一样。这既容易造成一些误解，又引起研究者的兴趣。关于它们在字头里的排列法，可能有一些蒙文方面的原因。在蒙文里，词首音节的 ㄱ，既表示 ta，又表示 da，词中音节的 ㄱ 则既表示 ta，又表示 da。蒙文是以“词的定型化”来区别读音的。满文为了在字形上区别起见，在 da 上加一点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还有怎样区别 ta 与 te，da 和 de 的问题。蒙文还是以“词的定型化”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满文则创造了 ㄱ ᄒ 这样的形式。这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。也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创制满文的人士，似乎把 t 与 d 的关系，比作了 k 与 g 的关系。因为在它们之间，在送气强弱方面，确有类似的关系。这可能就是产生类似 ᄒ ᄒ ᄒ ᄒ ᄒ ᄒ ᄒ 这样排列法的主要原因。

三、关于借词音及其拼写法

满文很注意原原本本地表达借词的语音。因此借入的语音,既有辅音,又有元音。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以整个音节为单位吸收的。为了表达它们,在满文里增加了一些特殊字母和特殊拼写法。分析起来,有:

辅音: 𐑀[k], 𐑁[g], 𐑂[h], 𐑃[dz], 𐑄[ts],

[z]、[tʂ]、[dz]。

元音:[ɿ][ʌ][y][ə]等

满文里的借词音的拼写法,似乎是逐个或分小批“个案”解决的。因此系统性不强,分析起来也比较复杂。

(1) ㄣ ㄣ ㄣ 类本来是借词音,本应放在第一字头末尾,可是借助 ㄣ ㄣ ㄣ ㄣ ㄣ 等音节的“内应”,挤到前面,与它们为伍了。它们的发音为[k]、[g]、[x]。转写时,为了与 ㄣ ㄣ ㄣ 区别开起见,写成 k', g', x' 或 k^o, g^o, x^o。

(2) ㄣ ㄣ ㄣ 等辅音与 a、e、o、u 元音结合时,其拼写法与常规一致。但这些辅音不与 ㄣ (u) 拼写。这些辅音与 o 拼写出来的“音节” ㄣ(dzo), ㄣ(tso), ㄣ(ro) 等,严格说,其读音应为汉语式的,其中的 o,不应读为满语式的[ɔ]。这一点上,上面所说 ㄣ(k'o)、ㄣ(g'o)、ㄣ(x'o) 也是同样的。

(3) ㄣ ㄣ ㄣ 及 ㄣ, 表示 [dzɿ]、[tʂɿ]、[zɿ]、[sɿ] 等音节。满文的这几个音节字,都可以分解为 ㄣ ㄣ ㄣ 辅音和 ㄣ 元音。这几个卷舌辅音后的 i 变读为 [ɿ] 是说得过去的。

但是 ㄣ [tʂɿ]、ㄣ [dzɿ]、ㄣ [sɿ] 等音节字的结构关系就不那么简单。我们先看看一些书笈上分析它们辅音、元音的情况:

ㄣ = ㄣ [ts] + ㄣ [ɿ], ㄣ = ㄣ [s] + ㄣ [ɿ]

ㄣ = ㄣ [s] + ㄣ [ɿ]

我认为这样分析有些问题。因为:①这样分析的结果出现两种形式的 [ts], 即 ㄣ 和 ㄣ。也出现两种形式的 [s], 即 ㄣ 和 ㄣ。②分析出的元音部分 ㄣ 和 ㄣ, 从形式说,究竟是什么元音呢? 由于这种情况,把它们解释为:在 ㄣ [ts]、ㄣ [dz]、ㄣ [s] 辅音上接加代表 [ɿ] 元音的特殊符号 ㄣ 和 ㄣ 而形成的特殊音节字可能更好一些。

(4) 说到借词音,还有 [y] 和 [ə]。这两个音不包括在“字头”里。[y] 是在“满洲外单字”里用 ㄣ (ioi) 的拼写法来解决的。[ə] 是在“异施清字”里用 ㄣ (el) 的拼写法来解决的。

(5) 在满文的本族词和借词中出现不少复合元音。这些复合元音的拼写法分散叙述在: ㄣ (ai) 字头, ㄣ (ao) 字头, “切音清字”, “满洲外单字”, “满洲外联字”, “异施清字”中。这些都需要分类整理,才便于掌握和使用。

四、关于满文音节表

过去学习满文,就像《清文启蒙》(卷一)所列那样,先要用心学习第一字头 131 字,然后学习其余十一个字头,各一百多字。还要学习“切音清字”、“满洲外单字”等。学习量很大,而且许多都用不上。近来学习满文的人,学了六个元音和二十几个辅音后,就学习拼写法,省事多了。可是满文拼写法中有许多复杂情况,并不像西方拼音字母那样清楚了。究其原因,满文和蒙文一样,既有音素文字的本质,又有音节文字的表现形式。实际上以音节为单位掌握、使用,比以音素为单位掌握、使用更加方便。在这种情况下,与其走两个极端,不如走一个适当的中间道路。具体说,运用满文时,既分析元音、辅音,又以音节为单位来运用。这方面可把众多的音节字,分为如下三类:

第一类音节：元音音节和辅音加元音音节。

这类音节可全部列出来。这就是传统的第一字头。

第二类音节：第一类音节后接加字尾半元音和辅音。也就是传统的第一字头以外的其余十一个字头。这类音节不必全部列出，举例说明即可。

第三类音节：其他可能的音节。主要是以复合元音为核心的音节。从传统的“切音清字”、“满洲外单字”、“异施清字”等里边整理出必要的部分，分类举例说明即可。

根据这些想法，试把三类音节排列在下面。由于本族词与借词的语音互相交错，情况比较复杂，考虑不周之处请指正。

(一) 第一类音节

ㄅ a[a]、ㄆ e[e]、ㄇ i[i]、ㄋ o[o]、ㄌ u[u]、ㄎ ü[ʊ]、
ㄋ na[na]、ㄋ ne[nə]、ㄋ ni[ni]、ㄋ no[nɔ]、ㄋ nu[nu]、ㄋ nū[nʊ]、
ㄆ qa[qa]、ㄆ ga[ga]、ㄆ xa[xa]、ㄆ qo[qɔ]、ㄆ go[gɔ]、ㄆ xo[xɔ]、
ㄆ qū[qʊ]、ㄆ gū[gʊ]、ㄆ xū[xʊ]、
ㄆ ba[ba]、ㄆ be[bə]、ㄆ bi[bi]、ㄆ bo[bɔ]、ㄆ bu[bu]、ㄆ bū[bʊ]、
ㄆ pa[pa]、ㄆ pe[pə]、ㄆ pi[pi]、ㄆ po[pɔ]、ㄆ pu[pʊ]、ㄆ pū[pʊ]、
ㄆ sa[sa]、ㄆ se[sə]、ㄆ si[si]、ㄆ so[sɔ]、ㄆ su[su]、ㄆ sū[sʊ]、
ㄆ ša[ša]、ㄆ še[šə]、ㄆ ši[ši]、ㄆ šo[šo]、ㄆ šu[šu]、ㄆ šū[šʊ]、
ㄆ ta[ta]、ㄆ da[da]、ㄆ te[tə]、ㄆ de[də]、ㄆ ti[ti]、ㄆ di[di]、
ㄆ to[tɔ]、ㄆ do[dɔ]、ㄆ tu[tu]、ㄆ du[du]、ㄆ tū[tʊ]、
ㄆ la[la]、ㄆ le[lə]、ㄆ li[li]、ㄆ lo[lɔ]、ㄆ lu[lu]、ㄆ lū[lʊ]、
ㄆ ma[ma]、ㄆ me[mə]、ㄆ mi[mi]、ㄆ mo[mɔ]、ㄆ mu[mu]、ㄆ mū[mʊ]、
ㄆ ca[tʃa]、ㄆ ce[tʃə]、ㄆ ci[tʃi]、ㄆ co[tʃɔ]、ㄆ cu[tʃu]、ㄆ cū[tʃʊ]、
ㄆ ja[dʒa]、ㄆ je[dʒə]、ㄆ ji[dʒi]、ㄆ jo[dʒɔ]、ㄆ ju[dʒu]、ㄆ jū[dʒʊ]、
ㄆ ya[ja]、ㄆ ye[jə]、ㄆ yo[jɔ]、ㄆ yu[ju]、ㄆ yū[jʊ]、
ㄆ ke[kə]、ㄆ ge[gə]、ㄆ xe[xə]、ㄆ ki[ki]、ㄆ gi[gi]、ㄆ xi[xi]、
ㄆ ku[ku]、ㄆ gu[gu]、ㄆ xu[xu]、
ㄆ k'a[ka]、ㄆ g'a[ga]、ㄆ x'a[xa]、ㄆ k'o[kɔ]、ㄆ g'o[gɔ]、ㄆ x'o[xɔ]、
ㄆ ra[ra]、ㄆ re[rə]、ㄆ ri[ri]、ㄆ ro[rɔ]、ㄆ ru[ru]、ㄆ rū[rʊ]、
ㄆ fa[fa]、ㄆ fe[fə]、ㄆ fi[fi]、ㄆ fo[fɔ]、ㄆ fu[fu]、ㄆ fū[fʊ]、
ㄆ wa[wa]、ㄆ we[we]、
ㄆ tsa[tʃa]、ㄆ tse[tʃə]、ㄆ tsi[tʃi]、ㄆ tso[tʃɔ]、ㄆ tsu[tʃʊ]、

𐌆 dza[dza], 𐌆 dze[dzə], 𐌆 dzi[dzɪ], 𐌆 dzo[dzo], 𐌆 dzu[dzu],

𐌆 za[za], 𐌆 ze[zə], 𐌆 zi[zɪ], 𐌆 zo[zɔ], 𐌆 zu[zu],

𐌆 si[sɪ], 𐌆 ci[tɕɪ], 𐌆 ji[dzɪ]。

这里,为了把 𐌆 𐌆 𐌆 与 𐌆 𐌆 𐌆 区别开起见,用了 si、ci、ji 的转写形式。一些学者用 sy、cy、jy 或 sy、chy、zhy 的形式来转写这几个字。“y”这个字,既然已用作转写辅音 𐌆[j] 的符号,是否避免同时又作转写元音 𐌆[ɪ] 的符号为宜呢? [y] 这个字在国际音标上又表示另外的元音。

(二) 第二类音节

(1) 以 𐌆 (i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i), 𐌆 (jui), 𐌆 (fei) 等。

(2) 以 𐌆 (o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o), 𐌆 (loo), 𐌆 (xao) 等。

这类音节中的 𐌆 𐌆 𐌆 𐌆 等许多字,如同蒙文的同一形式字形那样,读作 [ou]、[bou]、[lou]、[mou],相当于北京音的 [ao]、[bao]、[lao]、[mao] 等。(参见“异施清字”)

(3) 以 𐌆 (n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n), 𐌆 (wen), 𐌆 (šun) 等。

(4) 以 𐌆 (ng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ng), 𐌆 (gang), 𐌆 (sung) 等。

(5) 以 𐌆 (m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m), 𐌆 (lam), 𐌆 (nom) 等。

(6) 以 𐌆 (b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b), 𐌆 (nib), 𐌆 (tob) 等。

(7) 以 𐌆 (q)、𐌆 (k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q), 𐌆 (saq), 𐌆 (toq), 𐌆 (ək), 𐌆 (xuk), 𐌆 (nūk) 等。

(8) 以 𐌆 (s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s), 𐌆 (pus), 𐌆 (tis) 等。

(9) 以 𐌆 (t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t), 𐌆 (bat), 𐌆 (šut) 等。

(10) 以 𐌆 (l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l), 𐌆 (gal), 𐌆 (mil) 等。

(11) 以 𐌆 (r) 结尾的音节,如: 𐌆 (ar), 𐌆 (ker), 𐌆 (far) 等。

(三) 第三类音节

(1) 𐌆 𐌆 (uwa, ūwa) [ua, ʊa], 𐌆 (uwe) [uə] 类,如:

𐌆 (kuwa) [kua], 𐌆 (suwa) [sua], 𐌆 (gūwa) [ɣua], 𐌆 (qūwa) [qua], 𐌆 (šuwe) [ʃua], 𐌆 (juwe) [dʒua]

(2) 𐌆 𐌆 (uwai, ūwai) [uai, ʊai], 𐌆 (uwei) [uəi] (极少) 类,如: 𐌆 (guwai) [guai], 𐌆 (šuwai) [ʃuai], 𐌆 (xūwai) [xuai], 𐌆 (yuwei) [ye]

(3) 𐌆 𐌆 (uwan, ūwan) [uan, ʊan], 𐌆 (uwen) [uən] (极少) 类,如: 𐌆 (guwan) [guan], 𐌆 (tuwan) [tuan], 𐌆 (xūwan) [xuan], 𐌆 (juwen) [dʒuən] ~ [dʒun]

(4) 𐌆 𐌆 (wang, ūwang) [uaŋ, ʊaŋ] 类,如: 𐌆 (šuwang) [ʃuaŋ], 𐌆 (juwang)

[dzuaŋ], 𐩺𐩶𐩪𐩢𐩺 (xūwang) [xuɑŋ]

(5) 𐩺𐩶 (iya) [ia], 𐩺𐩶 (iye) [ie] (少) 类, 如: 𐩺𐩶 (biya) [bia], 𐩺𐩶 (niya) [nia], 𐩺𐩶 (tiye) [tie]

(6) 𐩺𐩶 (iyai) [iai], 𐩺𐩶 (iyei) [iei] ~ [ie], 𐩺𐩶 (biyai) [biai], 𐩺𐩶 (giyai) [giai], 𐩺𐩶 (jiyei) [jie]

(7) 𐩺𐩶 (iyan) [ian], 𐩺𐩶 (iyen) [ien] 类, 如: 𐩺𐩶 (niyan) [nian], 𐩺𐩶 (fiyan) [fian], 𐩺𐩶 (giyan) [gian] ~ [dzian], 𐩺𐩶 (fiyen) [fien]

(8) 𐩺𐩶 (iyang) [iaŋ] 类, 如: 𐩺𐩶 (ciyang) [tɕiaŋ], 𐩺𐩶 (jiyang) [dziaŋ], 𐩺𐩶 (giyang) [giaŋ] ~ [dziaŋ]

(9) 𐩺𐩶 (iyo) [io], 𐩺𐩶 (iyoo) [iou] ~ [iao] 类, 如: 𐩺𐩶 (niyo) [nio], 𐩺𐩶 (giyo) [gio], 𐩺𐩶 (biyoo) [biou] ~ [biao], 𐩺𐩶 (liyoo) [liou] ~ [liao]

(10) 𐩺𐩶 (ioi) [y] 类, 如: 𐩺𐩶 (nioi) [ny], 𐩺𐩶 (lioi) [ly], 𐩺𐩶 (sioi) [cy]

(11) 𐩺𐩶 (iowei) [ye] 类, 如: 𐩺𐩶 (ciowei) [tɕye], 𐩺𐩶 (liowei) [lye], 𐩺𐩶 (siowei) [cye]

(12) 𐩺𐩶 (iowan) [yan], 𐩺𐩶 (iowen) [yn], 𐩺𐩶 (iyūn) [yn] 类, 如: 𐩺𐩶 (ciowan) [tɕyan], 𐩺𐩶 (siowan) [cyan], 𐩺𐩶 (ciowen) [tɕyn], 𐩺𐩶 (jiowen) [dzyn], 𐩺𐩶 (ciyan) [tɕyn], 𐩺𐩶 (jiyūn) [dzyn]

(13) 𐩺𐩶 (iong) [ioŋ] ~ [yŋ], 𐩺𐩶 (iowang) [iuɑŋ] ~ [yɑŋ] 类, 如: 𐩺𐩶 (ciong) [tɕyŋ], 𐩺𐩶 (siong) [cyŋ], 𐩺𐩶 (niong) [nioŋ] ~ [nyŋ], 𐩺𐩶 (niowang) [niuɑŋ] ~ [nyɑŋ]

(14) 𐩺 (ei) [ə] 类, 如: 𐩺 (bal) [baɐ], 𐩺 (piyal) [piaɐ]

(15) 在一些少数词里, 以 𐩺 (o)、𐩺 (i) 结尾的音节上, 再加 𐩺 (n)、𐩺 (m)、𐩺 (l)、𐩺 (q)、𐩺 (ng) 等辅音构成多音素音节, 如:

𐩺𐩶 (sain) [sain], 𐩺𐩶 (leom) [ləom], 𐩺𐩶 (niol) [niol], 𐩺𐩶 (duin) [duin], 𐩺𐩶 (nioq) [nioq], 𐩺𐩶 (goim) [goim], 𐩺𐩶 (feing) [fəiŋ], 𐩺𐩶 (jaing) [dzaiŋ], 𐩺𐩶 (gūwaing) [gūwaŋ]。

关于 𐩺 (ai), 𐩺 (ui), 𐩺 (ao), 𐩺 (io) 等复合元音已包括在第二类音节里。所以不在第三类音节里重述。

“满洲外联字”中列举的包括两个 𐩺 (s) 联在一起的词, 其两个 𐩺 虽分别属上下音节, 但由于满文没有 𐩺 (s) 字头, 所以都算是特殊音节。如:

𐩺𐩶 (as) [aʃ], 𐩺𐩶 (gūwaš) [gūaʃ]

主要参考资料

①《清文启蒙》(卷一), 舞格, 三槐堂, 1730 年。

②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, 三槐堂, 1772 年。

③《满蒙汉三合便览》, 敬高公, 升秀富俊, 名贵堂, 1780 年。

④《满洲语口语语音》, 清格尔泰, 内大校庆 25 周年论文集, 1982 年。 (下转 55 页)

- ②本文中满语、锡伯语、赫哲语、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的语言材料来源于Norman(1978),李树兰、仲谦(1986),安俊(1986),胡增益(1986),胡增益、朝克(1986),张彦昌、李兵、张晰(1989),张彦昌、张晰、戴淑艳(1989)。语言材料引自上述出处不再另注。
- ③在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中,元音间的/g/读作[ɣ]
- ④鄂伦春语中元音间的k/k读作[x]
- ⑤锡伯语和赫哲语(安俊1986)中有些复合元音仅用来拼写外来词。
- ⑥标志动词的后缀-mbi不重读。

参考文献

- 安俊1986年《赫哲语简志》,民族出版社。
- 朝克1988年“鄂温克语话语材料”《民族语文》,第1期。
- 胡增益1986年《鄂伦春语简志》,民族出版社。
- 胡增益、朝克1986年《鄂温克语简志》,民族出版社。
- 季永海、刘景宪、屈六生《满语语法》,1986年,民族出版社。
- 李树兰“鄂伦春语概况”,1965年,《中国语文》第1期。
- 李树兰、仲谦《锡伯语简志》,1986年,民族出版社。
- 罗常培“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”,《人民日报》1951年,3月31日。
- 罗常培、傅懋勛“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”,1954年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Norman, Jerry 1978 A Concise Manchu—English Lexicon (《简明满英词汇》) 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.
-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(《阿尔泰语言学导论》) Poppe, Nicholas 1965 Wiesbaden: Otto Harrassowitz.
- 石安石、詹人凤《语言学概论》,1988年,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- Voegelin, C. F. and F. M. Voegelin 1977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's Languages (《世界语言的分类和索引》) New York: Elsevier.
- 王庆丰“爱辉满语概况”,1984年,《民族语文》第5期。
- 乌拉熙春“满语元音的演变”,1990年,《民族语文》第4期。
- 张彦昌、李兵、张晰《鄂伦春语》,1989年,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。
- 张彦昌、张晰、戴淑艳《赫哲语》,1989年,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。
- 赵杰“锡伯语满语语音演变的比较”,1988年,《民族语文》第1期。
- 赵杰《现代满语研究》,1989年,民族出版社。
-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:语言文字》,1988年,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。
- (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)

〔责任编辑 赵阿平 蒋理〕

(上接12页)

- ⑤《关于元音和谐律》,清格尔泰,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一期,商务印书馆,1983年。
- ⑥《满语语法》(语音部分),乌拉熙春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83年。
- ⑦《满语语法》(语音部分),季永海、刘景宪、屈六生,民族出版社,1984年。
- ⑧《满洲语文语辞典》,福田昆之, FLL, 1987年
- ⑨《蒙古语语法》(语音部分),清格尔泰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79年(蒙文版),1992年(汉文版)。
- ⑩《满汉大辞典》,安双成,辽宁民族出版社,1993年。
- ⑪《新满汉大词典》,胡增益,新疆人民出版社,1994年。
- ⑫《清文启蒙》语音研究,季永海,《满语研究》1994年2月。

(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)

〔责任编辑 刘景宪〕